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韋裕曾

西山文集卷三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甲槀

奏劄

輪對劄子 二月十一日當對已草就初八日改除右史不曾上

臣伏覩陛下以郊禋慶成天地報況恩與元元同其祉福酌議臣從厚之請凡厥恩霈加隆於舊德澤洋溢延

及羣生物情熙然盖庶幾乎升平氣象矣抑臣聞之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滿堂為之不樂四海之廣匹夫弗獲聖人以為已憂頃者朝廷以楮幣日輕改行新令慮士大夫奉行之不恪於是威之以褫奪竄斥之刑慮民之虧減牟利於是儆之以沒入家貲之罰盖亦大為之防而欲其無犯焉耳中外有司茍能體認朝廷之意擇其甚者而加懲焉則人孰不畏亦孰不服而臣得諸所聞迺有未嘗玩令而以玩令言未嘗誤國而以

誤國㓨者或因僚屬之譊而不究其實或因豪強之謗而輒狥其私是豈朝廷立法之本意耶至若籍沒之行尤多濫及蓋有胥吏利其多貲而因以傾奪者矣有閭巷平時睚眦而因以中傷者矣夫估籍之禍甚於刑誅刑誅雖酷痛止其身貲財一空盡室溝壑今乃不量其重輕而驟施之亦豈朝廷立法之本意耶夫當德洋恩普之時顧未免有向隅之泣者此亦聖朝所宜矜惻也臣愚伏望深詔輔臣稽參衆論凡州縣官有因奉行新券為

監司守臣按劾追削居住其倚法漁利重為公私之蠹者自無足議其間咎犯稍輕及止緣材術短拙情在可矜者當此郊霈之餘量行牽復許之自便至於估籍一節雖令申審然展轉經營縱幸獲免已亡其半謂宜明勑監司守令自今民間有違犯約束諭告弗悛者止當嚴寘典憲不許更籍其家亦足以廣聖朝惟新之澤或者必謂如此則法禁既弛令愈不行臣竊以為不然今四方郡國盖有未嘗劾一吏籍一民而流通無滯者亦

有操切太甚物情愈𠞰而終不可禁者此在有司推行之工拙耳況臣所請止欲罰當其罪而開釋無辜非欲蕩然撤去禁防而後已也儻臣言可采惟陛下留神

直前奏劄一 癸酉十月十一日上

臣不佞昔在辛未之冬嘗因進對妄論北敵有必亡之勢三可為我國憂者二今其强敵外攻大臣内畔酋長廢殞骨肉分爭敗亡之形蓋甚前日臣愚竊謂此正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始可以為憂而未敢以為幸

也金人入據河洛餘八十年中原遺民日被干戈臣知天意惓然者久矣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言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又曰惟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言夏商之後無足當天意者於是博求之四方也既又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言諸侯之德無以易文王者故天命之為中夏主也今天厭金德更甚於商季之時而堂堂中原實宋舊物陛下誠能進修聖德一如文王發政施仁一如文王上

帝監觀當必有睹焉南顧之日則雖因時竢釁光復土宇臣猶以為易若夫天時雖應而人事未修補苴目前慮弗及遠不幸一敵滅一敵生甚者姦雄乘隙而奮風塵蒙霧六合震動雖欲燕安江沱姑全金甌之業臣猶以為難蓋嘗深惟今日之埶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永命為心然後可以安元元固社稷銷未形之變迓將至之休臣不揆狂愚敢條為六事以獻惟陛下財擇臣聞劉向有言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誼也臣竊究其指以為不然盖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伏觀今歲以来咎證荐至二月宜燠而飛雪沍寒其令如冬六月宜暑而積陰驟凉其令如秋地宜安静而有震摇之變水宜潤下而有漂涌之災則陰陽猶失節也廼九月丁巳星隕于晝其占主益十月戊戌流星出昴其占主吳則象緯猶告徵也有一于斯皆宜儆懼而况重之以震霆之異乎昔景祐五年雷發孟春仁宗皇帝即下

求言之詔凡聖躬闕遺臣下阿枉與夫政教刑獄之失
薦紳百僚咸得悉言所以通下情召和氣也今陛下自
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頒政
令否臧何由悉見四方利病何由盡聞羣臣邪正何由
徧察雖震懼之言不絕于口憂勞之念日切于心臣猶
以為末也夫天之愛陛下如慈父誨陛下如嚴師藥而
不嚴則愛有時而弛訓而弗戒則誨有時而倦惟陛下
考祖宗之已行思所以通人情察民隱進忠直屏佞諛

使善政日新至和自應此祈天永命之一事也昔商周君臣更相啟告不曰率乃祖攸行則曰監于先王成憲由古暨今未有作聰明改法度而天下久安者臣觀三代而下治體純粹莫如我朝德澤深厚亦莫如我朝葢其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勝德聖子神孫世守一道故雖彊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之巧不如齊晉材能之盛不如武宣然其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

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社稷長遠賴此而已陛下聖德謙冲未嘗輕改成憲臣猶竊慮或者患國埶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豊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兹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螣也惟陛下察截截之諞言守悶悶之家法舍一時之近效恢長世之遠圖此祈天永命之二事也昔管仲有云下令於流水之源者順人心也鼂錯亦曰三王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夫二子以功利之徒刑名之學

且猶知此而況不為二子者乎漢世用法之嚴莫如武帝然欲重皮幣而皮幣不可行欲禁私鑄而私鑄不為止豈非人心不服則法有所不足恃耶夫法令之必本人情猶政事之必因風俗也為政而不因風俗不足言善政為法而不本人情不可謂良法陛下亦知近日人情之休戚乎昔有唐定制非叛逆不籍其家德宗欲籍竇參而陸贄爭之憲宗欲籍楊憑而李絳爭之今閭巷細民小有詿誤輒罄其貲而沒之官有人心者寧忍為

此往者明詔丁寧毋得擅籍朝廷德意未嘗不歸於厚
而貪官汚吏倚法以削者猶自若也銜寃已甚之人間
能奔愬省部經營展轉僅獲給還而違詔擅籍者終未
聞薄懲一二貪猾之吏何憚弗為羣情囂囂不自聊賴
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以自斃彊者至欲剸刃守臣以
自快民愁如此而承流宣化者動以人情安便為言是
不特欺其民且欺其君矣孰謂清明之朝而可罔以非
道哉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臣願陛下軫不見是

圖之戒思不虐無告之言令之未便者勿憚於改為吏之不良者勿使之佚罰妝人心解天意孰大於斯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昔趙簡子以尹鐸為晉陽鐸請曰將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鐸往損其户數異時智氏之難卒賴之以安今之有司知為保障慮者固不乏而繭絲自營者皆是也日者近甸海塘一役專椿條至十六萬調丁夫至八千人窮瘠之民豈易堪此四方郡國科民出錙少者日亦千緡江右守臣至有陰

增常賦以自潤者久而弗已豈邦本之利哉夫安富卹貧王者之政也而今郡縣之官往往有嫉視富民之意多方破壞不盡不止獨不思富之與貧相須而濟今有餘之家窘於科歛摧於告訐皆薾然有不自存之態於是賒貸之路窮而貧民益困矣古者君與民為生故有省耕省斂之政今毋望其能如古也惟民自為生官勿撓之足矣而遠方縣邑至有令民日用錢穀米鹽之數悉書而上之官者其請歴于官也有給歴錢其驗視于

官也有繳歷錢瘠民以肥吏大率皆此類也年方屢登變且未作脱有饑儉爲慮可勝計耶臣願陛下霈然下詔申敕有司削非法之征謡禁不時之科率以紓民力以阜民生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臣聞式敬由獄者蘇公所以長王國虐用五刑者苗民所以殄厥世昔我藝祖皇帝承五季極亂之餘赤子遺民存者什一於是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専戮之弊頒折杖之格以除獄官過用之刑至仁如天覃及百世列聖因之爲法益備急

故入之辠寛過失之誅故范祖禹謂國家以仁繼仁哀矜于民師用中典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天資寛恕同符祖宗好生之徳對越無愧而臣區區思所以將順者有三一曰今之理寺實名天獄民有不幸入其地者如赴坑穽其視官吏如畏鬼神非他狴犴比也間者蕃舶之誅株連頗衆幽欝所感淫雨為菑秋官有陳繼命趣決有以見陛下欽卹之心臣願自今非事體至重毋輕下大理設不獲已猶當限奏當之期嚴枝蔓之禁

書曰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惟聖明垂意二曰廷尉天下之平命官設屬宜常參用儒者俾三尺之外得傳以經誼本之人情庶幾漢廷斷獄之意三曰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行臣觀比來浸相承傚儻或不幸有嗜殺之人操擅誅之柄惟意所欲民奚辜焉願亟制其萌以杜藩鎮之禍三者誠行則上足以承天心下足以拯捄民命延洪國脉其在茲乎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國家待遇

臣子忠恕為心故有罰辠之科有宥過之典夫追命居住賍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詆令間或舉行誼在懲姦本非獲已罰當其辠人自無詞側聞刺舉之官或乖審謹奏劾來上未盡至公迺者朝廷蓋嘗原貰一二矣臣願因詔有司博參物論若其倚法牟利贓狀灼然在臣何敢遽議或緣材術短拙措置乖方可無嫚令之心例遭曠職之罰者揆諸人情宜自可貸之域又郊霈之行今將朞歲湛恩汪濊草木為春而

士大夫名麗丹書間有未被湔滌者其間臯稔惡盈名隳節喪清議所棄自無足云若夫情有可矜法所當宥而有司因循未及舉行者願詔憲曹條上之而廟論審裁之非獨恢洪至恩亦以明布大信此祈天永命之六事也昔周至成王天下既極治矣而召公作誥一則曰祈天永命二則曰祈天永命若不能以朝夕安者葢天命靡常聖賢所畏而況今乎然嘗反覆召誥一篇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葢國之將興不在彊

兵豈財而在君徳國之將亡不在敵國外患而在民心此召公所以勤勤於戒王而臣復推演之為陛下告也或者以為胡運衰微天所以福我也夫呼韓日逐之争信為天之右漢矣高澄侯景之隙獨非天之禍梁乎今虜之存亡大埶可覩雖五量時度力動以覆車自懲然失火亡猨埶有相及慼鷸一誤何事不生安危之機殆難預卜為今之計獨有力行好事以荅天心天茍相焉何鄉不濟伏惟陛下念王業之難安惜天時之易失日

與輔相惟懷永圖屈已而受盡言親賢而遠不肖凡所以維持天命者汲汲而圖之使人心日附根本日彊則進可以成功退足以自守抑猶未也雖受渭上之朝納河湟之土憂方大耳況事變之來有非意料所及者乎詩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願陛下留神毋忽

奏劄二

臣竊謂備邊制敵有國之大事也今之邉面控連要害者近則兩淮荆襄遠則蜀之關外然以地形考之蜀居

上流寔東南之首荆襄其吭而兩淮其左臂也比歲以来經理淮襄廟堂蓋有成筭矣臣敢以蜀事言之夫蜀之與秦壤地相屬長安百二之埶天下有變則豪傑之所必爭今敵為韃靼所乘悉力以備燕晉而秦之地必虛萬一靈夏伺隙而長驅盜賊乘時而竊據郃岐汧隴遂為戰場虎鬬于垣而主人得安枕以卧者亡是理也今漢中重臣與益梓瀘遂諸鎮人物相望足副倚毗然蓄材待用寧過於有餘毋失之不足臣觀寶元慶歷間

西事既興一時名臣往往多在邉境陝西閫帥則就命韓琦延安閫帥則就用仲淹無事機蹉跌之虞有威信相孚之素者葢預蓄人才之效也今自東南持麾節以往者選用不為不精以臣觀之平居暇日拊摩民瘼區處吏事政自有餘而威名智畧可當一面者殆未之見臣愚謂宜倣先朝西鄙故事凡蜀之名藩要郡若總饟榷牧之官轉漕刑獄之任非精明魁壘可以折衝禦侮者不在兹選其罷軟弗勝任者易之儲材於閒暇之餘

而援用於倉猝之頃備邊制敵莫此為急臣妄言有辠惟陛下赦之

貼黄臣竊見九月丁巳流星晝隕占者以為覆軍流血之象分野在晉楚實在益故臣妄謂蜀之邊備尤宜致謹而儲蓄人材尤邊政之大者伏乞睿照臣恭聞淳熙間有太府丞勾昌泰者獻言蜀中制置使一員任六十州安危或疾病遷改自朝廷除授動經年歲始至一去一來之時至為利害之機願於從臣中

常儲一二人於蜀令作安撫一旦制置有闕便可就除寔思患預圖之策孝宗皇帝諭輔臣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用者庶幾臨時不至闕事大哉聖謨誠可為萬世法惟陛下財察

使還上殿劄子（甲戌二月一日）

臣等非材蒙陛下擢將使指修聘鄰邦適當朔庭雲擾之秋不克以成禮歸奏然久駐淮壖日聆邉報或云韃

鞑之衆已陷燕山或謂西夏之兵方窺秦隴或稱兵陸梁有鐵槍之號或志復父仇興縞素之師雖傳聞之事固有異同而危亡之形大抵可見臣等夙夜以思有當勤聖慮者敢因賜對而輒陳其愚臣聞中國有道外國雖盛不足憂内治未修外國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季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亡以異然宣帝因呼韓之朝而益彊其國劉石苻姚之變晉迄不能以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

歸拓地千里而侯景内附遣以兆蕭梁之釁所遇畧同而成敗以異者豈固有幸有不幸哉盖宣光之政修而晉梁之政失也今敵運衰微雖吾宗社之慶然臣等審觀事埶竊以為深可慮者三亟當為者二何謂深可慮者三曰對境之流民僅存之敵國驟興之狂寇是也臣等近抵山陽閩淮北之民扶攜老穉結筏欲渡者日以百數雖邊臣謹守疆埸拒卻使還然蝟集而南者其埶未已盖其仍歲荐饑重以師旅遺黎何辜死者什七苟

非越境亡以偷生故其謀遂出諸此今將容而納之固未易處若一切拒絕彼或萌敢死之心設有不幸隨之以潰散之兵繼之以羣行之盜其將何以待之此其可慮者一臣等又聞舊酋之子改元稱號於山東比者攻闖海州距吾並邊材數十舍倘其粗能自立遂成瓜裂之形因而撫柔尚易為力萬一韃靼得志必欲滅所敵之宗干戈相尋為力弗敵兎犇豕突迫吾邊陲又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者二昔宣和中金邦始大耶律浸微

識者豫知必貽中國之患葢雖均為吾敵然習安者易制崛起者難馴理固然也今中原土傾魚爛埶必不支萬一遂能奄有其土疆虎視之形逼吾肘腋卻之則怨接之則驕重以亡國 舊臣各圖自售指嗾之計何所不為設或肆谿壑之求要吾以待金人之禮從之則不可以立國拒之則必至於交兵宣和舊事可為龜鑑此其可慮者三何謂亟當為者二曰內固邊防外精間諜是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亦有云無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邉庭探報未必盡然臣等所陳亦似過慮然未至豫言固疑為虚若其已至又無所及況積薪欲然之勢日長不已者乎而封疆扞圉之臣往往内實驚危外示閒暇其說曰吾將以鎮安物情也獨不知人心有所恃則雖不鎮而自安若其未然則雖無故而自擾與其避張皇之小害孰若圖倉猝之深憂夫自古立國東南未有不以兩淮荆襄為根本紹興中李綱建議六朝之能保守江左者以彊兵重鎮盡在淮襄

雖曹魏之雄苻石拓拔之衆卒不能一闚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都金陵其後失之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於兩淮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遇有賊馬則大師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来歸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綱之言政今日所宜用也臣等聞者自揚而之楚自楚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無際重湖陂澤溉滐相連而田野之

民又皆堅悍彊忍亡吳兒驕脆之氣迨久駐邉城訪問

益審凡兩淮形埶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嘆曰此天

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彊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

而士大夫習尚因循視其荒殘漫弗之惜田疇不闢溝

壑不治有險要不知所以控扼有丁壯不知所以練習

有豪傑武勇不知所以牢籠收拾之方一旦驚急但思

委而去之以長江為足恃是猶咽喉見搤於人而欲與

之角籓墻扃鐍為盜所有而欲保堂奧之安亡是理也

且往者極邊之地城壘不建戍守不增徒以區區要盟之故今事變一新正吾更張規模之日臣等謂宜及今亟行經理選儒臣之有威重知兵略者二三人俾之督護諸將其掊克自封選愞不立者易之沿江列屯亡慮十數萬勁騎精卒皆當移駐並邊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凡城池樓櫓之未固若要害之未築者就遣屯兵併力繕治使沿邊數千里脉絡相聯有貫珠之勢首尾相應有率然之形兵力既雄民勢自固然後大修墾田之

政倣漢搜粟故事顓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餽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盤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此亟當為者一也夫間諜不明最兵家之深忌今金人與韃靼相持蓋非一日戰鬬離合不知其幾而吾邊臣迄未有得其要領者至如吾林荅忠之歸紇石烈執中之死並邊諸郡言人人殊即此推之它可槩見臣等比至維揚首聞邊疆摧

殘之報質諸戎師亦復謂然殆次修門其說又異夫敵
國存亡茲非細事風傳不一迺至於斯脫有緩急其將
何及昔中興初韓世忠吳玠諸人捐金募間如用砂礫
故敵人深謀祕計靡不豫知取勝之術大抵繇此臣等
謂宜申飭主兵之臣顓任遣間之責事之驗否特示勸
懲庶幾實事必聞而聞事必實此亟當為者二也臣等
區區本亡奇策獨念將命之初違去殿陛蒙陛下温顏
賜諭以江淮之事歸日奏聞故敢罄竭愚忠期報萬一

惟聖明裁察

直前奏事劄子 甲戌七月二十五日

臣不佞蒙陛下擢司記注日侍天光在庶僚中最為親近每惟報國之誼無若效忠而緘默不言臣實有辠今將以便親求郡行去闕庭敢不亟陳其愚冀補萬一臣竊聞金人以韃靼侵陵徙都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取中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黃河一帶之

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生梁宋之郊已為戰場矣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姦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敵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乎抑幸敵之未亡而姑為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

玉帛金邦尚存則用之於金邦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
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埶日張人
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陛下以苟安為志鄉
則國埶日削人心日媮雖敵弱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
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為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
之葢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
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而户内延敵也微臣區區
竊所深慮敢僣為陛下陳之古者一士制百萬之師一

賢止千里之難李梁在而隨不可伐宮之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漢儒所謂骨鯁耆艾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既難其人間有意見小異而已成納鑿論議小激則目以譸張豈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姦萌立談而斷大事不以利害為遷就不以招麾為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為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間同異毋狥愛憎

則咼昌之埶成金城之守固折衝厭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為自立之本也昔勾踐之棲於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内則修令寬刑賑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賔客外則具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饑勞之殃凡可以報吴者無不為而非可以報吴者不暇為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宫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告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讐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

今日行其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問干戈頓弊而不修士大夫豢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爲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干戈鬬於中原戎馬嘶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顓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奐一新矣繼自今繕營不急之役姑綴焉可也簿書期會之事整整有緒矣繼自今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旰眂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勾

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為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疑必使羣臣雜議李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狄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卻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絶北為言是一司徒椽而敢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耶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欵時司馬光為相哲宗乃以問大防

純仁高宗中興内外尤為倥偬然無一事不采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紹興初元嘗議便民弭兵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敵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為神顧以廣謀從衆為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久長之策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誕頒明詔以敵從而南寢迫吾圉凡厥有位其各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按為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命諸大夫各以情告無阿

孤者勾踐之所以霸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已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賢惟陛下以勾踐為心大臣以武侯為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羣策為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元氣充則外邪卻人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之舒慼乎向者弊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為防禁以示民非欲峻刑名而繩下而刺舉之官承迎過當奏進來上類多中以深文使追褫者未聞牽復之期貶竄者尚隔惟新之望

薦紳之論疇不齋咨臣願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收士大夫之心厥今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平易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自詭則征利窓於秋毫以行令自媒則用刑深於刺骨矣我朝立國本尚寛仁以此毒民懼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布宣德意洗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唯聎與名當斬而予則僥倖者生心宜予而斬則勞能者觖望頃縁軍賞多濫一切難以微文雖懲僞所以別真而

矯枉亦虞過直今邊堠孔棘正牢籠武勇之秋臣謂荆襄兩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為衆所推者宜命帥守監司搜揚来上擇其尤異者數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来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資注擬以收豪傑之心往者兩淮募兵雖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分填而議者以廩給為憂急於汰遣方其例予緡錢資之使去小人寡慮婾快一時貲用既空摶手亡策強者遁藏山澤伺時而為姦懦者丐乞道塗偷生而就盡夫

急則望其効死緩則委棄弗圖後復使人疇肯用命今宜擇其伉健收寘戎行非惟增壯軍容濟弭姦慝亦以收忠義之心自丙寅之役淮民流離有司振卹失時死亡畧盡雖展上供貸常賦而凋殘未復生聚絶稀比聞州縣科役頗繁田賦雖蠲撮課仍重民兵團結衣裝弓弩責其自脩教閱資糧令其自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保鄣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邉甿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襁

負而來焉有可拒之理竊聞疆吏便文塞責至以鋒鏑驅之既絶其向生之塗是激其等死之忿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内附者自湟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獸窮則搏埶有必然臣恐欲以靖邊秪以擾邊將以無事適為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敺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敵人為吾之鸇獺也其

忍不為茂林深淵以受之耶羊祜祖逖之事淺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悅服晉土復歸況堂堂鉅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邉務以恩信懷柔而使遠人欣慕民既我附土將焉歸恢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亟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内有以保我國之民外有以懷隣國之民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

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連營列戍虚籍不填老弱涸殺教閱弛廢衣廪朘削憔悴無聊荆淮所恃者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伍反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櫂而繪畫圖册徒事美觀而未嘗習以凌波破浪之技儻非痛掃弊端一新戎政則緩急將無可用之兵揺歛成風而士卒之怨弗卹忌克成習而偏裨之長莫伸或扳於奔北而威望不足服人或相為水火而用心莫能恊一公

朝苞苴之路絶而别通交結之塗田宅子女之欲盈而外竊廉潔之譽儻非博采衆言精加甄擇則緩急必無可用之將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葺理淮襄以為家計夫荆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葢軍國所資莫如鹽筴而淮有鬻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屯田而淮有沃壄之利其齊民則天性健鬭每易視虜兵其豪民則氣槩相先能鳩集壯勇使范蠡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

也其肯委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暇修營講和之後束於要盟又不克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扞防闢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竊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政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為之志夫髙城深池勁兵重戍邉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在于此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遮前而奇兵斷後

則高郵維揚之路絶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淛震矣淮西要害在渦穎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庳薄池則堙狹兵則單虚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歴陽藉有它徑可由而吾之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則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畏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説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郝城雖

小猶屯三萬人今維揚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郛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從江上之屯以壯淮甸之勢或謂果爾如江面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户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慮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閲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壖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伯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

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吴以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鄴雖有制閫之名而實處内地邊陲機事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皆聽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焉藉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幙府財許移用官許辟置其

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荆淮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彼方紛拏我幸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竊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姦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斯時大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知吾易與潛啟桀心當是時也不知安邊金繒行人玉帛可以窒其無饜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蒙蔽為甚昔范仲淹嘗謂時當用兵不當諱言

邊事令朝廷若以張皇為戒臣下希指雖有驚急不敢
上聞本惡張皇乃成蒙蔽昔雲南喪師反以捷告原其
積漸不過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鑒此臣本迂踈豈應妄
論大事然惟臣子之誼有懷弗盡不足為忠是以冒昧
決於一言區區愛君之心惟聖明財察
貼黄臣竊惟汴都者我祖宗開基建國立郊社宗廟
正南面朝羣臣而八蠻六狄奉琛臣妾之地也今垂
亡未亡之敵迺得撫而居之伏惟陛下赫然發憤思

列聖所以得之守之之繇考宣和靖康所以失之之故臣竊謂其得之守之也莫不由於用君子其失之也莫不由於用小人臣願深惟否泰之象致察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間則王業之隆有日矣臣竊惟敵既移徙南來索幣之報必將踵至其在朝廷尤宜審處以臣愚慮茍能顯行止絶以其貨幣頒犒諸軍繕修戎備于以激士心而褫敵氣此上策也命疆吏移文與議削比年增添之數還隆興裁減之舊此中策也

彼求我與一切如初非特下策幾無策矣蓋今韃靼羣盜交馳中土安知無善謀者覘吾舉措必將曰金人彼之深仇亡在旦暮且奉之唯謹它日乘戰勝之威為虛辭以恐動將何求而弗獲耶此召侮之端致寇之本也惟陛下超然遠覽而銷患於未形宗社幸甚

是日讀至此段口奏云敵人既有遷都之報旦夕必須來索幣臣竊以為不可與上曰不當與王音頗厲異於常時未幾對境果移文來索丞相史某奏云從臣劉和李玨皆有文字謂不當予幣取自聖裁上曰真德秀亦曾說來時十一月也去德秀直前之日稍久而聖心猶簡記如此

乾隆御覽之寶

西山文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韋裕曾

西山文集卷四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甲藁

奏劄

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故其得

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唯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唯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

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憸人之言一入幾至於黜諫臣蓋朋黨誹訕皆人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之雖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好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誹訕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為心政有得

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事必合人
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好名矣好直鄰
於賣直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朋黨
盡言無隱則可謂之謗訕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酖
毒窒絶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
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讜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
下之士仇然獻議固有踈往謬戾不切事體沽激矯亢
不本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辠其間小人不便或進

巧說若景祐中范仲淹既坐言事絀議者因請敕牓朝堂有曰儉邪罔上者有辟挾私立黨者必懲白謂足以梗言路矣而仁宗尋即悔悟誕降明詔敷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而慶曆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有不欲者豫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為此

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俞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姦言而不悟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能傳示永久為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姦計斥忠賢為偽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下恢洪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羣臣之心術凡在

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奬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聞闕失者必小人也不惟拒絶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瑞日聞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復愚臣之言

除江東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辭奏事劄子一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遂將遠違穆穆之光竊伏惟念人臣之義雖在窮約猶不忘君況嘗以載筆之史久

直禁廬今雖將指有行而憂國念君之忠其敢以既去遂已謹復深惟當世之故而願獻其區區惟陛下幸察其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讐怨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遠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唯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然狄之

於周特一時之怨非百世之讐含垢包荒義未為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沒於劉聰元帝間關南渡立國日淺外寇方熾内難復興故終其身未遑征討然一介行李未嘗聘北廷成帝時石勒来修好詔焚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舉國以臣妾於吴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事既修天應亦至吴之稲蟹不遺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黄池勾踐得以

乗間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也晉孝武時苻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賴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西歸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畧乘機席卷殆不甚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遺兵以救其窮餽米以濟其饑舍苻氏之深讐與慕容而為敵未幾劉牢之等為垂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敵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疆

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之事望後人今天亡此
邦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韃靼
羣盜四面交攻無異苻秦之季天其或者付陛下以有
為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别有三練兵選將直
擣其巢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
圉止使留幣外絶其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鑒其宴
安江沱之失此中策也以救災䘏鄰之常禮施之於茹
肝飲血之深仇若謝玄之助苻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

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强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阽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顧更化以来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地萬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敵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敵人而猶事之哉若乃輕信邉臣迎合之言援敵人於將亡置世讐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

而後來之敵亦將有輕我國心萬一貽書誚侮我將何詞以應之夫重於絕人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金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其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今之論韃靼者類曰猖獗小夷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蕞爾姦孽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苻姚之興大抵皆出荒裔全齊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嘗以霸強

況今中原士民倀倀無主使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迺者外使之來輕舟浮海不十日而抵邉城舍舟登岸人無知者安知不以是覘吾之虚實乎臣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敵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静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邉臣喜為迎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羣盜聽命矣或曰穹

廬還燕有日矣誠使敵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
至願政恐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宋初非小
弱顧乃藉彼以為安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郭盜
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敵存為
喜毋以敵亡為畏則大埶舉矣其四曰導諛之言不可
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
此未聞曰其星躔某舍則其業昌某神居某地則其福

應也自嘉定更化以来兵偃歲豐民稍蘇息此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一實臨吴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諛悦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漢之肇造以寛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晉之卻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吴矧乾象告徵邇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説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

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
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堙鬱
不可以爲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揆之衆論而行之
以至公故人心說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爲不
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違而咈之終以悞國紹興之際
以和議爲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讐而嫉之遺患至今
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
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爲是而衆

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者侂胄弄權以威罰箝天下之口浸淫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莫敢言其效蓋可睹矣使侂胄能虚心平聽不以先入為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佳兵之禍已無僇辱之殃豈不美哉間者使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爭之館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或者未必不以為紛紛多事臣獨曰此十數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

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庶人之賤亦家之陪隷也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隷言之葢一家之事休戚實同凡其切切相規政欲共成門户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歸過賣直之名夫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務為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為國計何負於君父而顧嫉之耶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

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分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辠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惟陛下亮臣愚忠取進止

奏劄二

臣恭聞太平興國中嘗詔諸道轉運司察訪部下官吏凡罷軟不勝任及黷于貨賄者俾條上其事狀其清白

自守幹局不苟者亦許其明揚臣仰見祖宗盛時選用監司付以事權者蓋欲其公於刺舉使貪懦者無所容而廉能者有以勸責任之意蓋不輕也自嘉泰開禧以来公道不行請囑日盛郡縣之官有罪狀彰灼為監司者甫欲案劾已求要路之援以自脱甚者得以施其反噬之計於是刺舉之權有所不行矣歲舉之員往往奪於權貴之命孤寒無援者雖盡心職業不免陸沉之歎膏粱庸騃苟有所挾則若執券以取償焉於是舉之權又

有所不行矣是以州縣之間賢否不分民受其病今陛下更新大化公道昭明寖還乾道淳熙之舊矣獨薦紳間親故請託之弊未能盡臣愚欲望聖慈戒諭中外士大夫相與維持公道使將指承命者得以展澄清之志而賢不肖有所甄别其於治道豈小補哉

召除禮侍上殿奏劄一 乙酉六月十二日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高卑奠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而主

張之綮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別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凡使生人之類各有寧宇不相鬬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別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

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宗社而丘墟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財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為伐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時至乎又嘗考觀古昔有當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絶猶足以僅存者亦

有治安彊盛之世綱常隳弛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捄者
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桓文出力以奬王室則猶有君
臣也諸侯會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虚
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
極盛矣而陽德不剛陰慝内熾讒巧交煽國本遽揺諸
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
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宫闈怙寵黷亂天常姦諛肆欺潛
竊國命兇邪造釁戕伐本支三綱盡廢而安史之難作

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奈何其不監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或以為三代而下皆未之有猗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兢兢保持而勿墜也恭惟陛下天啓叡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茍推是心何往非

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棣華之愛方篤而布粟之謡遽興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苟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奈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為可畏伏惟陛下深

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滫瀡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充惟大政是習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修矣誦二南正始之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親睦之仁内而六宫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

家道正矣委任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並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柄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儻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姦雄不得為辭以動衆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無越諸此臣以迂踈誤蒙召擢實在春官實掌邦禮深

惟治亂安危之本豈在玉帛鍾鼓之間故於進對之初首以大經大法為陛下告狂愚無取惟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黃臣所謂處天倫之變未盡其道者蓋以大舜之事望陛下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孟子推明其指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夫以象之不道而舜親愛之心曾不為之少衰此其所以為人倫之至也然象封有

庳而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税不得以暴其民此又仁之至義之盡可以為萬世法也況濟王之於陛下其屬為兄而霅川之變迫於群兇非出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與討捕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考陛下儻能以舜愛象之心而全之又以舜封象之法而處之使有富貴之娛而無尺寸之柄則陛下之所為即舜之所為矣綱常獲全聖德無玷書之史册揚休何窮臣竊惜陛下之不思出此也今

事無所及矣故臣輒進補過之說冀陛下力行衆善以揜前非庶幾異時不失為我宋盛德之主此愚臣之願亦天下之願也臣又竊觀雍熙秦邸之事方其有罪不免降遷及其薨亡不廢恩卹故有追封之典賜謚之榮下至諸子俱蒙遷擢當時宰臣稱頌太宗皇帝之德以為睦族推慈舍罪卹孤足以感動天地今濟王之亡也自輟朝卜塟之外未之聞焉意者羣臣未有以太宗之書告陛下者臣不避誅戮敢冒昧

言之伏願明詔有司考求雍熙故實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興滅繼絶之仁在陛下為之何不可者扶綱常於幾墜全恩義於已虧天地神人之心亦將有以亮陛下矣臣區區獻言非為親王計蓋為陛下計也毋秉幑然可質天日惟聖明賜察

奏劄二

臣竊惟今日求治之要莫難於得天心亦莫難於収人心然天人非二致也得人斯得天矣在易大有上九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元祐初二聖臨朝聽政四夷稽首請命西羌夏人降附相尋而黄河北流有復禹舊迹之勢天下曉然知上意與天合蘇軾推明其故以為此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之功也夫無一事不當於天心乃可言順無一事不孚於人心乃可言信今陛下躬親庶政內稟慈謨以時考之甚似元祐而求之於天則震電雨雪繼見於冬春星文變異游形於邇日求之於人則忠義之旅

反側未安朝野之民咨歎未息意者朝廷之舉措所以信服乎人心者有未至歟人心之未信此天心之所以未順也夫是是非非之理本諸天道而著在人心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智愚而增損上之所為一與理合則不待教令而自孚上之所為一與理悖則雖加刑僇而不服然則今日人心之未信者果安在耶成王之命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孔子答哀公之問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蓋立政用人未有不參稽公議而能厭服天下者祖宗盛時凡有大政必采羣言太平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之不可輕也迺者雲川之變眎昔畧同而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此人情之所共惑也康定慶歷間簡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臣吕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之不可輕也往者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其效亦可覩矣而除目洊放僉論之不

同猶昔也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其在公朝何惜不與衆共以求至當之歸乎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諧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廷施為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心於上使羣臣各得盡言於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於簡拔材能以任重任亦必以公論為主此今日收人心之一

事也賈誼有言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於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今之賞罰其未能允愜衆志者毋乃有未適其平者乎夫難平者事也惟任理無情而付輕重於物然後施置得所而人莫得而議焉今有功同而賞異者問之則厚者必某人之所主也其薄者必孤寒而無援者也又有罪同而罰異者問之則其輕者必某人所主也其重者必疎遠而寡與者也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之於萬

物裁培傾覆付之無心而可使一毫私意介其間乎諸
葛亮偏方之佐爾而其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
重故當時之臣有為其廢絀者不惟無怨而且思焉況
堂堂天朝誠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平之政則予奪所加
誰敢不服惟陛下常存此心而總綱於上大臣常守此
道而持衡於下賞一人必使凡為善者勸罰一人則使
凡為惡者懲此今日収人心之二事也夫官之失德以
寵賂之章其在昔人以為至戒當乾道淳熙間有位于

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薫染成風恬不之恠陸贄有言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金璧由今觀之豈止是哉新巧相夸而無窮誅求横出而罔極於是軍民之膏血竭盡而亡餘矣怨讟繁興日以滋甚然貴臣邇列非必有利之之心往往藉其名以事侵刻者大抵皆是利歸私室怨萃公朝抑何便而莫之止也今誠欲息天下之議惟在朝廷曉然示人以屏絶之意甚者反其

物而辠其人則心迹暴白而假託以自私者不得肆矣
正已示儀之方孰先於此仍願斷自聖心誕降明詔以
儆中外俾皆滌除貪暴砥厲廉隅惠綏兵民銷弭怨疾
此今日收人心之三事也朝廷之規摹欲其廣大不欲
其褊狹治世之氣象欲其寛裕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
胥動浮言若可忿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
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
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

同是叢于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柰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於是有譏呵之令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僇焉而人愈駭矣傳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自譏呵之令行都城之民搖手相戒有道路以目之風此何等氣象而見於聖明嗣服之初乎夫峻刑而重罰本欲以一衆心而不知不情之疑懼則其心之不一正自此始不惟是也朝廷布羣材於列位夫固賴其言以相正也而選愞成風

精銳銷奥朝有闕政則拱嘿弗言而私嘆于家朝有過

舉則進焉導諛而退竊非議尊君親上人情所同本心

昏迷何至於是亦由誘導未至而猜阻先形人思苟容

誰敢自竭且自孝宗以来臨御未幾即下求言之詔訪

問所逮下至芻蕘今詔旨之頒既徐徐數月之後而僅

止官吏罔及士民方明目達聰之初遽示人以弗廣何

以昌士氣何以達下情是則播告雖修而人以虛文視

之也今誠欲慰天下之望惟當開廣規摹昭示德意解

煩苛之網闢寛裕之塗而又式循舊典載播綸音韋布之微咸許論事庶幾憂虞者得以自安忠直者得以自奮此今日收人心之四事也古今天下最易失者莫如人心而最易感者亦莫如人心轉移之機殆類反掌今中外恫疑遠近咨怨非大有以慰安之臣恐攜離日甚一或騷動將有不可收拾之憂此羣臣之所共知顧恐度所惡聞未有以實告于上者爾然臣區區豈欲朝廷專尚姑息苟為嘔濡以悅之哉惟公惟平惟正惟大一

循天下之理而不雜以一己之私易之所謂信順者如是而已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深體而力行之則天人之助將有不求而自應者元祐之治豈難致哉意切言狂伏俟威譴

奏劄三

臣聞敵國外患自昔有之根本安強形勢鞏固則敵雖盛而不足憂根本單虛形勢削弱則敵雖微而有足懼臣觀今日近有金人遠有韃靼狡焉窺覦意在叵測而淮

堧之變尤駭聽聞羣情方揺未易底定葢嘗深思熟計竊以為聚正人端士於朝廷使之盡言補過者此內固根本之方也布賢牧良將於方維使之養民訓兵者此外固根本之要也根本強則形勢張矣古之有國者以人材為輕重故一干木足以藩魏一季梁足以安隨厥效甚明不可誣已今朝廷之上紳綅濟濟夫豈之人然敏鋭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嗣服

之初嘗以耆艾而褒傳伯成楊簡矣以儒學而褒柴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海內聞風孰不欽嘆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於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雖褒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謂弗滿也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中行於經幄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類而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莪冠委珮畢萃於朝

廷陛下開心見誠俾之條陳闕失大臣虚懐無我與之商搉事宜毋縻以好爵而言論不從毋隆以虚文而情意弗浹則賢者之所有皆為朝廷有矣如是而内之根本弗強非所慮也趙簡子將保晉陽必先有以寛其民之力李牧將攻匈奴必先有以養其兵之鋭今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聞而叨饕日甚萬金之産或一朝而白奪累世所積或微罪而没官夏秋之賦輸納至于再三關市之征苛細及於毫末鞭笞雜下而燕笑自如膏血

已殫而溪壑未满以此貿官職以此廣田廬於是乎民貧至骨矣諸道總戎之帥訓肄不勤而掊克是務自偏裨以至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貨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廪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樂局為籍貲産之梯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為陷子孫之坑穽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於無窮也主帥剥偏裨偏裨剥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衣絮

者有日廪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於是乎兵貧至骨矣嗚呼兵民俱病一至斯極此何時而莫之捄耶臣願陛下明詔輔臣一新黜陟用廉仁之守而去貪殘任賢能之將而斥暴横使之視民如子卹軍如家崇飲氷食蘗之風均挾纊投醪之恵俾人有生意而士有奮心如此而外之根本弗強非所患也漢人有言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殆致凶為邪謀所陵臣觀方今之勢可謂弱矣司馬光嘗謂祖宗若身𦘕

思以變衰唐之俗陛下髙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遹日之事何以異此不亟圖之則紀綱日以陵夷風采日以銷鑠駸駸焉將有不可復振者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思有以為陛下告也今區區所陳實轉弱為強之本惟朝廷不以為迂而采用之則其效有可以歳月期者詩曰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

得聖語申省狀

證會某今月十二日上殿奏事未出劄子先稟劄叙謝

蒙恩召除得面清光蒙宣諭曰久聞卿名下有二語偶不記憶讀至第一劄貼黄口奏自古聖人無不盡倫而舜獨為人倫之至者縁其他帝王皆處人倫之常獨舜處人倫之變故也處人倫之常者易處人倫之變者難宣諭曰何謂人倫之常某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人倫之常也子孝而父不慈兄友而弟或不恭此人倫之變也人孰無父母而舜則父頑母嚚人孰無兄弟舜之弟象則傲人孰無夫婦舜則以匹夫娶天子之女此皆

人所難處者而舜能處之各盡其道所以為人倫之至
宣諭曰烝烝乂不格姦某奏此乃舜以至誠篤孝感動
之效也如象至為不道然舜親愛之心不為少衰惜陛
下之處濟王不如舜之處象蓋舜不以象欲殺已為怨
而封之有庳既不失友愛之恩又使吏治其國納其貢
稅象不得一有所為雖有虐民之心而無所施所謂仁
之至義之盡也若陛下所以處濟王者亦如此豈不盡
善盡美聖上正色宣諭朝廷之待濟王亦可謂至矣某

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天下之人莫不知之但若謂此事處置得盡善臣實未敢仰承聖訓陛下不必看其他只看舜之處象者如彼陛下之處濟王者如此其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所為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為法陛下所以待親王者既有媿於舜終是欠闕處蒙宣諭曰亦是一時倉猝某又奏此乃既往之咎臣本不當言所以言者只欲陛下知得此是一大欠闕處自此益進聖學益修聖

德凡處人倫之際曲盡其至庶可揜蓋前失異時為有
宋盛德之君此臣區區之心也且如漢文帝亦不幸有
淮南王之事只緣文帝所為可稱處多淮南王之死又
不出其本意所以不失為漢之賢主然不免有此一玷
不如無之為愈今陛下處此一事既有媿於舜自今處
他事當益加勉勵必無媿於舜可也古之聖人亦不能
無過但能補過則其過也如日月之食其更也如日月
之復不害其為聖人王色微有喜意讀至第二劄尾某

奏曰人心之所在即天心之所在宣諭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即此意也讀至第三劄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於内祠置中行於經幄某奏朝廷之上不可無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老成之益朝列新進之士亦得有所矜式又奏陛下方留心典學若召伯成簡中行三人置在朝廷特賜顧問所益必多如臣晚學恐不足仰裨聖德宣諭曰賢者在朝所益非淺又奏伯成簡皆年逾八十人謂雖召之必不來臣

謂陛下若至誠招徠之豈有不至之理縱使不來必能因囊封以忠言上達其益亦自不少宣諭二人何處居某奏楊簡四明人傅伯成泉南人讀至四方長人之官撫字不聞叨懫日甚一段宣諭曰監司郡守如何無一廉者某奏豈可謂全無人但廉者少而貪者多愛民者少而貪民者多耳又宣諭曰然則何以革之某奏若朝廷於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廉者用而貪者黜愛民者用而害民者黜使士大夫知所勸懲則此習何患不

華又宣諭卿曽見有何廉吏某奏臣自湖南来所過州郡但見知袁州趙筬夫一介不取真廉吏也又奏將帥揞克軍士因依宣諭曰直恁地又曰軍心尤不可失讀三劄畢蒙玉音温然賜諭卿所陳三劄皆忠讜之論當即為施行某奏再拜訖退

論初政四事 乙酉七月為禮侍日上

臣竊聞陛下廼者消選剛辰移御清燕非特恬養神明之觀抑且稍正宫寢之儀臣子之心不勝慰幸然區區

之愚有欲獻於陛下者不敢自嘿恭惟高宗皇帝受命中興再造區夏六飛南渡駐蹕錢塘其與前世之君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披攘荊棘以立朝廷者殆無以異其艱其勤可謂至矣孝宗皇帝嗣守丕緒志清中原二十八年之間寃攬賢材屬精聽斷未嘗一日少懈用能保固大業垂萬世無疆之休今陛下所御之宮庭即二祖儲神閒燕之地也仰瞻楹桷俯視軒墀當若二祖實臨其上念昔者剏守之惟艱思今日繼承之匪易則兢業

祗懼其容少忽乎漢文帝有言朕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惟其以是存心故能終身為恭儉之主兩漢之賢君莫先焉此臣之所欲獻者一陛下前所居處密邇東朝唯思曲盡人子之恭其敢遽當人主之奉今宫闈暨乘輿服用之需頤指使令之便必將浸備於昔臣知聖性恬淡固非外物可移然以一心而受衆攻非卓然剛明弗惑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然則將何道以處之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

持此心蓋理義之與物欲相為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興聖賢為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理義常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此臣之所欲獻者二三年之喪行於宮壼非獨衰麻在躬而已哀慕之存於心者不可頃刻忘憂戚之形於色者不可斯須已古者卒哭而廬居小祥而堊室今雖未能如昔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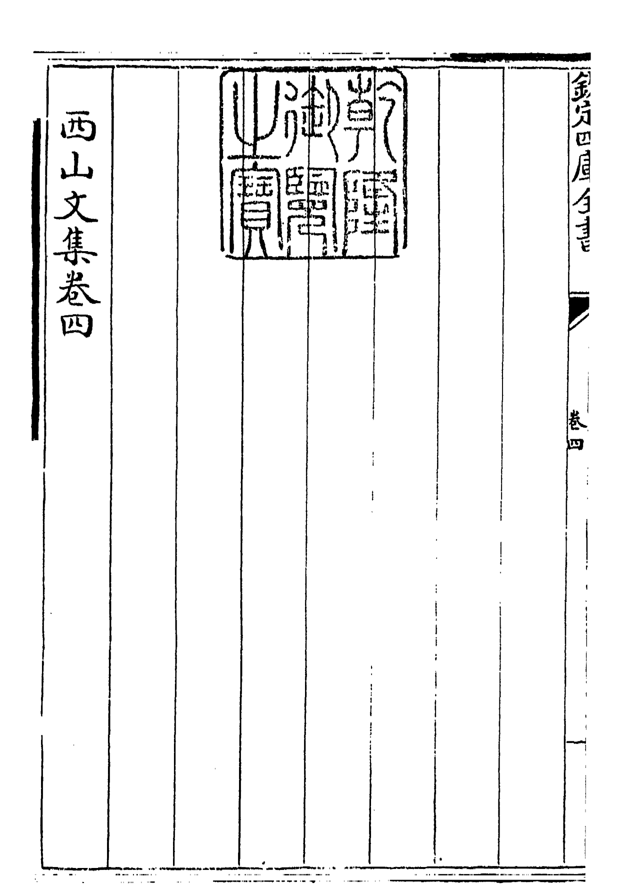
居處之制不可不極其樸素也古者服喪非有疾不飲酒食肉今雖未能如昔然饔人大官之供不可不極其菲儉也古者終喪不處于內今雖未能如昔然防微謹獨屏遠聲色不可不極其嚴也食則見先帝于羹立則見先帝于墻庶幾不負罔極之恩丕昭純孝之實儻因移御之適凡所以自奉者少異於居喪之儀則雖哀麻在躬猶不服也此臣之所欲獻者三陛下前者日侍慈明兩宮之情常歡然而無間今視膳問安之敬雖無改

於昔而其見則有時矣此正陛下深留聖心之日也古之事親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也況皇太后親舉神器以授陛下同聽萬機曾未數月褰裳去之如脫敝屣隆恩厚德與天地無極陛下將何以報之乎然則恭勤之禮孝養之誠當有加於前日可也至於兩宮侍御之臣恩意當使如一蓋愛親者及其犬馬況左右使令者乎厥今羣臣萬民之命繫於兩宮慈孝交隆於上則羣臣萬民皆有所恃以為安而

兩宮侍御之臣亦得以保其富貴此臣所欲獻者四臣猥以不材叨備勸讀比者親承聖訓苟可裨益朕躬毋或有隱陛下之虛懷求助如此臣其敢以淺陋自解乎用是輒陳其愚冀補萬一惟聖明擇焉取進止

貼黄臣竊惟古者平旦視朝以為常度蓋人主與天同運故必與日俱出以臨照百官則陽德宣昭政機無壅先皇帝每旦御朝率在卯辰之間臣侍螭坳二年實所親見陛下始初清明正厲精庶政之日而晨

興聽事乃頒後於先帝之時正使寓內晏寧猶恐示人以怠況中外多虞之際乎孔子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眂朝虞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惟陛下深味斯言自今臨朝必以日出為節于以法乾健而體離明通下情而達民隱實初政之首務也臣僭率有陳仰祈矜貸



西山文集卷四